

## 第九回

袁守誠妙算無私曲

老龍王拙計犯天條

### (1) 长安奇地聚奇人

第九回题目说的是无私与自私，智慧和愚昧。但是开篇却就是在称赞这长安城。长安城的确是个风水宝地。多少人研究风水，认为中华最大龙脉的龙尾之梢就是长安之地。唉……其实长安是龙脉龙头口里的明珠！这不西游记中都说得明白无误：“华夷图上看，天下最为头。”

有山走的地带肯定有地脉。反之不亦然。地脉可以走地表，也会走地下，还会游动。而

到昆仑山那里汇聚一处之后，去哪里了？进入微观的时空去了。按照中国古代的说法，日本的国名就牵连着中国上一季的文明，日本，本是树与根的意思，日是太阳的意思。日本的意思就是太阳升起的树，古称博桑，意思就是巨大的桑树。博桑后人讹传成了扶桑。

中国古代文化的地域划分，从另外空间的层面来说，东边的界限是博桑，西边的界限是昆仑。据我个人观点，博桑之外的海域，在那些空间的层面，漂浮着三座仙山，他们跟我们这一季文明已经脱钩了。上一季的末尾，他们对应在人类层面的人也没啦。有残留的臣民，到得北美，到得中国广东福建沿海，到得再往西的埃及那边。也有在现在日本那儿避难的。

中国古代的修道人很厉害，修到一定境界，就能跟听风声一样听到大地的脉络。这些脉

络的穴位上，通常是他们选择来做修道位置的地方。当然不能说他想选就选，得经过山神的同意，得确定是连着他修的那一门的脉络。

可是像长安这么龙珠之地，却反而没有了修道人独占，成了天底下最繁华的大都市。唐代时期的长安城，堪称世界第一大都市。

然而这里，就像小说中描述的：“多少帝王兴此处，古来天下说长安。”“有安邦定国的英豪。与那创业争疆的杰士。”甚至是，这儿远郊的平民百姓中，也是高人隐伏、贤者潜藏。

却说长安城外泾河岸边，有两个贤人：一个是渔翁，名唤张稍；一个是樵子，名唤李定。小说说他两个是：不登科的进士，能识字的山人。唤作后世人的话，那就是布衣卿相。

一个砍柴卖柴度日，一个打渔售鱼糊口，怎么作者对他俩评价这么高？乃是因为他们不是名利中人。看这张稍所说的话，联想一下现世的堕落，真是惊心动魄。张稍道：“李兄，我想那争名的，因名丧体；夺利的，为利亡身；受爵的，抱虎而眠；承恩的，袖蛇而走。算起来，还不如我们水秀山青，逍遥自在；甘淡薄，随缘而过。”

然后作者借这二位的口，大肆吟诵野渡山居的诗词。你一首，我一首，读起来浅显又让人悠然神往，起码是让我倾心不已。十二首四言短诗，两首长诗，加起来一共八百余字。加上相关铺垫文字，几乎占据了本回的四成篇幅。

这俩人的日子，的确是粗茶淡饭，但是也实在是无忧无虑、真逍遥啊。如果能像他俩这样生活，那估计一个星期简直就像一年一样

的细长细长、活个七八十年，也跟活上上千年一样的悠长悠长的了。

但是天底下大多数人是不能像他俩这样生活的。如果都他俩这样，这五千年的历史也不会积淀下多少灿烂的文化遗产、文物遗产了。他俩这些话儿，是说给咱们这些有道心的人品味的。那八百多字的诗儿，就是详细的描述如何的淡泊悠然、以及敬畏神明。

你看这乡野村夫都能如此贤明，大唐王国实在是天朝啊。人贤明了，那水里的龙王，却反而愚昧的很了。

这两位吟诗，落脚点落在了修行的定力之上。然后他俩话锋一转，定力不见，争执起来人生莫可名状的祸福、不可测度的风云。说到这福祸难测，却说到有一个能精准预测未来、预测风云的卖卦先生来。

张稍说，这长安城里，西门街上，有一个卖卦的先生。我每日送他一尾金色鲤，他就与我袖传一课。依方位，百下百着。今日我又去买卦，他教我在泾河湾头东边下网，西岸抛钓，定获满载鱼虾而归。然后发生的故事你都知道的，龙王要跟这个修道人对着干，结果成了给自己下套，自己歇菜了。

我觉得有问题的是那个算卦精准的袁老先生。以他如此绝高的卜课水平，他一定知道张稍按照他的吩咐捕鱼的结果、是泾河中的鱼儿虾儿迅速减少；以他的绝高智商，他一定知道这会惊动泾河龙王；以他神鬼莫藏的犀利天眼，他一定知道这个泾河龙王会来找他麻烦。然后，泾河龙王的下场，对他来说，几乎是想都不用想的。

袁老先生为什么要告诉张稍天机，让张稍大肆捕捞泾河鱼虾？那定是泾河龙王它们水族

的罪愆大了，要么捞光鱼虾，或者捞光大部分鱼虾，要么——那就是龙王杀头。

既然龙王不愿意它的水族遭殃，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，泾河龙王是到了该遭天杀的时候了。从他对袁老先生的反应，以及后来被魏征诛杀后死缠着唐太宗不放的事情上，应该很容易推断出来泾河龙王这货是啥性格，已经堕落到了那一步来……